

杨照 著

迷路的诗

迷失在彷徨岛屿与孤独诗行之间

一份比忏悔录更坦白的青春供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国

against

杨照 著

迷路的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图片由台湾新经典文化出版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路的诗 / 杨照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95-1298-0

I. ①迷…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157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35千字 图片: 12幅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10 000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诗人迷路了吗? / 张大春

009 新版自序

013 迷路的诗

027 谜与禁忌

035 另一种真理的探求

043 潮一般的感伤

051 在有限的温暖里

059 夜 雨

071 气 味

081 浪漫之阙如

089 遗落月亮

103 如雪的声音

115	仿佛在君父的城邦
127	记忆与遗忘
139	一九八〇备忘录
161	Dear You...
171	绣有莲花的一方手帕
183	旧日情怀与现实思索
193	迷路的诗 II
201	诗和少年时光

诗人迷路了吗？

《迷路的诗》坦白供述了什么

张大春

纯洁的情感、脱轨的渴望、易碎的梦想、焦躁的青春、瘠瘦的灵魂、受创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更准确或者准确得更俗滥的词语可以用之于一个写诗的少年身上吧？七〇年代中期以后迈入青少年阶段的台湾新人类和比他们早几年乃至早十几年出生的世代似乎已经有了较宽敞、松动的成长空间了，但是他们仍旧感受得到种种压抑、钳制和禁忌，不然，有什么力量能催唤他们写诗呢？

余生也晚，未能有幸如六〇年代度过青春期的前辈那样总可以在回忆中欣逢嬉皮、学运、迷幻药和保钓等等惊人的符号，这使得我在回头瞻看一下那些比我还要年轻的人类之时不免起疑：这些小孩子也能有什么伟大的挫折、壮美的感动或者深刻的体验吗？要不，还是任何一个尽管再平庸、再浮泛、再无所事事的世代都可以透过某种

神秘主义式的辩证让卑微琐屑的个人成长旅程与宇宙的秩序、人类的处境、历史的轨迹、社会的变迁产生相互映射的光影？不然，又有什么力量能在任何一个时空之中形塑诗人呢？

比我还要晚六年出生的杨照在一篇评论《我妹妹》的文章中曾经指出：《我妹妹》这种犹似“忏悔录”（Confession）写作的小说大约是依违于卢梭和圣奥古斯丁两种忏悔录之间，也就是“觉今是而昨非”型的悔悟和“你所不知道的我究竟如何”型的告白。那是一篇令我像我这样一个作者感动的评文——因为作者发现评者进入作品内文的方式与作者如此歧异却又如此深刻；但是，我仍旧不揣浅陋地和杨照讨论过卢梭和圣奥古斯丁之外的忏悔录，比方说蒙田式的辩护（Apology）算不算忏悔录呢？

如果说是为了反驳，像反驳高森（Stephen Gosson）对文学的挞伐而写的辩护之文——《为诗辩护》（*An Apology for Poetry*）；那么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 Apology 则是如此的纯粹，并不含有近代容用此字时所饱含的抱歉之意。然而，“抱歉”是多么诡异而歧义的一个语汇，所有的抱歉之语（对不起、我错了、失礼、请见谅之类）都不能免除这抱歉者“已然”或“既然”的一个强硬立场；抱歉是一个迫使抱歉对象接受已然如此或既然如此之事实的词——事实容或是发生之中或发生之后，则抱歉这个语汇正暴露了它的无效性，也惟其在理解了抱歉的无效性之后，我们才能重回 Apology 这个字的雄辩渊源，它的意思是辩护。其实，它的意思是辩护。

“忏悔录”通常被理解为某种借着“坦白供述”的形式来记录某个成长（或醒悟、发现）历程的再写，它往往会唤起同情的原因是阅读这个活动与了解真相这个意图之间的等同关系，而这个等同关系是不是非常“神秘主义”式的呢？质言之：当我们谈到一篇、一本或一套看似“坦白供述”的文字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然皆为不察地认为我们已经了解（或者逼近）了真相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理解杨照的忏悔录——一份比许多忏悔小说（Confessional Novel）更坦白供述的记录：《迷路的诗》。

倘若只读《迷路的诗》的第一篇《迷路的诗》，可以从第一段就骤下结论。杨照这样诱捕读者：

少年时代早已逝去了许久，浪漫情怀也逐渐无从负担，每日在熙攘喧嘈的街衢间掷荡来回的脚步，习惯了偶尔蹙眉怨叹，偶尔纵情放歌的心情代换，便不再想起诗，不再觉得有躲到哪个冷冷角落咀嚼一首诗的必要。

仿佛一切耳熟能详的、近中年式的、沧海桑田的觉悟；诗当然会迷路，因为诗人会老。

可是，杨照给了我们一本相对于这种俗成觉悟的书；在更多的篇幅里，杨照这个写过诗的人告诉他的读者：诗（人）之所以迷路并不是因为诗人老了，而是诗人杨照过于年轻。

一九六三年出生的杨照如此写下《在有限的温暖里》的句子：

什么时候停止写诗的？美丽岛军法大审那年。不是彻底的停止，句子还是一行一行潦草地抄录在本子里，然而却彻底失去了发表、整理成篇章的动机。有一些别的事情干扰着我的浪漫诗人梦幻。我的诗、别人的诗都少了些什么，一些我愈来愈觉得不应该缺少，偏偏却无从予以掌握的东西。

喜欢把杨照编入台湾当代政治环境和活动的论者一定不会错过这么一段，因为这样的坦白供述显然坐实杨照基于“政治的关切”而指导了他的文学思想。然而，如果不把“政治”扩充到无所不与的人生态度里去的话，毋宁以为：由于察觉到文学的（诗的）“荒芜本质”（《在有限的温暖里》）才醒悟了、发现了诗或者文学其实已经暴露出 Apology 的无效性。

视文学为“苦闷的象征”、“人生的投影”、“苦难的救赎”者，恐怕无从体会：文学工作只是它自己的辩护，而这辩护之所从来，乃是由于文学（诗）无法和人（人们所以为的）所映照的广袤现实逐一对应。相较于切肌入理的生命情境或存在处境，相较于正义、公理、世事、时局，哪怕是相较于天气和爱情，文学或诗之单薄脆弱似乎不言自明——它只能鲜活生动地显现在纸上。也就在这个关键上，所谓历史过于庞大；而相对地，诗人就过于年轻了。

专攻史学的杨照反复在《迷路的诗》里坦白供述的是他与 Y 的暧昧初恋？是他在建中的叛逆行径？是他追随前辈诗人的复调歌咏？是他辗转反侧的童骏往事？还是他早熟又早逝的闭锁青春？无论《迷路的诗》的读者在这本书里获致任何形式的感动，都可能触及一个问题：（或者说杨照的诗）为什么迷路了？

迷路二字可能形成一个夸饰的意象，因为它太容易融入世俗生活情态的任何角落并形成解释。这不会是杨照的本意——以例言之：杨照从未试图将他与 Y 的情愫泛滥成本格派的言情故事；也正因此，任何一个可供解读成世俗生活情态的迷路状况在《迷路的诗》这本书里都可能是毋庸夸饰而显灵的转喻。作为一个非常有限而且充满对诗人艳羡之情的读者，我宁可把迷路解释成“诗人杨照”与“非诗人杨照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扞格不入。“非诗人杨照所面对的世界”向未改变，而“诗人杨照”却早在一九八〇年已确认了诗的“荒芜本质”，于是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

我清楚看透了，之于我，诗是耽溺，小说是报复，散文则是无望的发泄。

直截了当地说：“诗人杨照”并没因为不写诗而成长或退化，他只是不能用诗的耽溺去应付“非诗人杨照所面对的那个世界”，一个值得又不堪用史学耳目去挖掘的世界。如果要用更浅显的字句来说的

话，我会这样说：杨照和某个大时代相互错过了，正因如此，我们的诗人会在忏悔录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也许因为我在这个秩序里找不到关于恶戏、关于暴力、关于Y的真理吧，所以终究这个秩序也不再有我的位置。（《另一种真理的探求》）

忏悔录。抱歉。是辩护。多少次杨照坦白供述了他年少轻狂的恶戏、天真纯挚的摹想，然而，成长、世故、知识与经验的累积甚至可以直书之为“在某个秩序里终究找到了我的位置”的杨照在《迷路的诗》里提供了一个意义矛盾的启蒙线索，即使我们发现杨照并不乐意，这终须到来的“位置”。不过反复的坦白供述总然具现了反复的盘诘质问：

诗人迷路了吗？

诗人在巨大却遥远的时代符号之前迷路了吗？

诗人在茫昧却深植的爱欲感伤之中迷路了吗？

诗人在顽强却卑微的美学信仰之下迷路了吗？

诗人在辩护却抱歉的坦白供述之后迷路了吗？

杨照——依据一个身为朋友以及读者的我的理解——是善于迷

路的。他所描述的少年时代之所以能够被体会、理解、衍义甚而引发感动，乃是由于我们从来无法判定：听信辩护和接受抱歉之间有什么律定的因果程序。那么，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果然是由诗组成的：

原来各片世界的分裂存在是件被视为当然的事，然而因为诗，这错综的谜与禁忌组成的网络却变成了一座迷宫，我在对诗的懂与不懂、朗读与背诵间逐渐地迷路了……（《谜与禁忌》）

渴望追求真相——尤其是渴望追求大时代历史真相的诗人当然会迷路。尽管这样的诗人可能诞生于一个平庸、浮泛、无所事事的时代，他总可以找到自己和**大者**（The Greater）之间的联系，即使那是迷宫，即使没有出口。而迷路的轨迹会须成为忏悔录，即使是抱歉，即使是辩护。

新版自序

联合文学版的《迷路的诗》出版那年，一九九六年，离我高中毕业十五年。忽忽悠悠，又过了十五年，而有《迷路的诗》新版。

成长的经历，曾经有过的迷离、困惑、冲动、伤怀、荒芜的白日与不寐的夜晚，都停留在从前，不会改变了。会改变、能改变的，只有现实的我与所有这些记忆间的距离。愈来愈远，时间的距离与心境的距离。

还好十几年前写下了这些文字，让记忆找到一个在汤汤时间川流中的定锚之处。借由这些文字，我和那段少年时光的距离，就从现实的三十年缩短到永远维持在十五年的长度。

这本书记录的，是有一个少年用一种和过去、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同的方式成长，认真追求许多别人不觉得该要追求的目标，诗、文学、义气、无望的爱情。或许有人可以在阅读中获得一点追求的勇

气，或许也有人可以在阅读中获得一点包容的善意。

新版书后，多了一篇《诗和少年时光》，是我回到建中演讲的内容，体例、文风和其他篇章大不相同，但我有非将之收进来不可的理由——里面记录了傅禹老师留给我的难忘教导，那是当年出版《迷路的诗》漏掉的一段重要记忆。

旧版书中大春写的序，仍然收录进来，十五年前未曾以文字正式道谢，借此机会，补谢一声。



